

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九九二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五百元

今日本報要目

晉綏邊區文化界聯合會啟事

自從土改開始，本會全體同志即分散下鄉工作，與本外埠各方聯系無形斷絕。現下鄉同志相繼歸來，重整工作。誠請各方將所出版之書籍雜誌等作，能經常惠贈，實為對本會有力之贊助。並盼我區之各文化藝術團體及文化界同仁，隨時與本會取得聯系，共同為加強我區之文化建設而努力。專此露佈，並致敬禮！

通訊處：興縣郵局轉

迎接十月革命節！支援前綫多打勝仗！

工業部各廠
掀起秋季連環生產大競賽
——工人不知疲倦，工程師苦心鑽研　廠與廠部與部互相推動刺激生產——

（本報訊）迎接偉大十月革命節，軍區工業部各廠職工熱烈掀起秋季連環生產大競賽。這一競賽運動，是在「五卅立功」及成立毛澤東青年團，和曲峴部隊軍各路勝利大捷情況下，由職工自己提出發動的。他們響亮的口號和目標是：「提高質量達到標準，提前完成生產計劃」；「後方多一些生產，前方就多一次勝利」。運動開始，各廠按生產單位，深入討論開展競賽運動的各種問題，經由個人、小組根據全廠生產總計劃，訂出自己生產奮鬥目標，從各組各股的競賽，深入到各廠中五個間的生產大競賽。生產挑戰書、保證書，貼在廠工宿舍和機器的旁邊，勞動熱忱極為高漲。某廠二股某組，在模範工人王奇才推動下，黑夜加工，九月份量增加百分之四十，雜質甚少，回砂杯徒計鐵銓進步迅速，成份質量由百分之七十一，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一點八，鐵級為全股「飛機一」下。某股在技位工程師日夜精心鑽研設計下，自己製機械克服種種物質困難，經過數月努力，建築起一座西北唯一放區式大的煉鐵爐，有熱風爐、兩座煉鐵等新式設備，把過去不能煉成青鐵的瓜鐵量質量均佳，對軍工生產作了鐵礦貢獻。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在生產競賽運動中打先鋒，起模範，二廠鐵工達產早到遲退，利用休息時間加工，每出產量較五月競賽時提高百分之五十，由于質量改進，廢貨不到千分之一。四團員手德福徐完成自己生產，還積極幫助別人，全組一九部車間皮帶都是他修理接好。郭春和改正了過去生產忽高忽低毛病，車口絲工效逐達到最高紀錄。後、工組在競賽中及時總結經驗，批落。三勞動模範，五個月計劃四個月完成。股製造某種貨品，從原料製成貨時，二月份每件平均需時二分鐘，現在由於效率提高，每件只需一分十秒即可完成。由於原料不好，過去廢貨佔百分之五十，如今把操作手續增多一道，雖是同樣原料，廢貨減少至百分之二十。「廣豐」工廠生產競賽配合當地民主運動，以工發揮高度積極性，因之九月的質量數量是建廠以來最多最好的一個月，一股某組從同一原料中提取之成分，產率較五月增多百分之三十，在同樣原料中多產了價值一千八百多萬元的貨物。全組生產數量亦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二股師傅試製成品，經過試驗全部成功。由於改進裝置，保存期大為延長。某組生產中相互幫助，上午班幫下午班，日班幫夜班，李××病怕完不成任務，重病稍好即上工。生產競賽中質量數量迅速發展的原因，除工人忘我勞苦工作和嚴格檢查成品外，還由於領導上高度發揮羣眾創造性，啟動與幫助職工創造與改造了大批生產工具，如某廠在五個月中創造改進工具二十件。某廠並在職工會領導下，成立技術研究組，把各種改進工具的同志組織起來，研究人創造，集體研究，精益求精。大家鑽研中，各廠都能相互幫助。其次，提倡用合成品與完成品等部門間，互相密切配合協同動作，由一個廠一個部的進步，帶動其他大家都進步。如某廠接到某一相同性質工廠的挑戰書後，有些工人信心不足，認為對方提的數量和質量標準太高，不好完成，廠部組織研究，並抽出專人試驗，結果證明能達到對方標準，全廠質量數量使由計得到提高。某股生產，與動力部門關係很大，他們就向動力部挑戰，動力部堅決回答：「我們一定保證動力不停，如果出了毛病，不吃飯、不睡覺也要加工修理。」各廠間發生產部門中，如保證生產部門完成計劃，還有行政、工務、化驗室、總務、材料等部門，也都按照計劃積極改進了工作，使整個生產競賽勝利開展起來。（紀）

後勤「興勤」紡織廠
積極提高生產

後勤部興勤紡織廠工人積極提高生產。織布股工人們生產每日織甲字紗布由過去十八丈，提高到二十三丈四尺，紡上紗從前二十五天織五十疋紗布，現在提高到六十二疋。紡紗股學徒王保有掌握二十四錠的紡機，一月紡細紗八十多斤。

秋季攻勢現勢

人民解放軍一九四八年的秋季攻勢，正在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發展中。自九月十二日起至十月二十四日為止，僅四十三天，已解放了濟南、錦州、烟台、長春、鄭州、包頭、開封等重要城市，活捉了王耀武、范漢傑等蔣介石手下「第一等」的將軍，促成了吳化文、曾澤生兩個軍及其他若干敵軍的起義，和鄭洞國率所部新七軍的集體投降。四十三天之內蔣軍被我消滅者（包括起義與投降在內）雖不完全的統計，約二十五萬人。更大的勝利，還在前面。

（一）

秋季攻勢的第一個大勝利是濟南的解放。濟南有七十萬人口，有王耀武率的正規與非正規軍共十四個師（旅）約十萬人的兵力，有河山環抱易守難攻的地形，有多年來積的軍火物資，有美帝國主義援濟的經過長期屯不斷修築的堅固防禦工事。它與平、津、青島、太原同是今天蔣介石撐持其華北殘局的支柱，是蔣介石匪幫在山東最重要的堡壘。

蔣介石是決心保持濟南的。他除了命王耀武死守濟南外，在我軍於九月十六日開始攻濟之前，他在南京與王耀武當面商定了以徐州[illegible]十三個師（旅）約[illegible]萬人援濟的計劃，[illegible]均於九月十七日起先後開始集結。濟南十萬守軍加上十七萬援軍，蔣介石一個「值」了一個二十七萬人的「會戰計劃」。

但是，已經[illegible]的蔣介石匪幫，一切都在濟南。濟南城內的十萬匪軍，和他們所依賴的一切堡壘、工事、城外、內城、高城、堡壘，全都經不起人民解放軍鐵拳的一擊。吳化文將軍在我攻濟第三天（即九月十九日）率部起義。王耀武於二十四日我攻入內城後化裝逃跑，被我俘獲。準備從徐州北上的十五萬援濟匪軍，[illegible]，濟南告解放。山東殘匪在濟南失守的震動之下，先後放棄了菏澤、臨沂、烟台。現山東除青島及[illegible]等少數據點外，已全部解放。蘇北我軍，在此期間解放了東台。

（二）

秋季攻勢第二個和第三個大勝利是在東北。

東北我軍的攻勢，首先向錦州。九月以前，蔣介石在東北有長春、瀋陽、錦州共有正規軍四十三個師，非正規軍[illegible]個師，總計約[illegible]萬人。[illegible]錦州是[illegible]的樞紐。此時，在錦州有[illegible]十五個師約十[illegible]萬人。[illegible]合計共二十一個師，約[illegible]萬人。

從九月十二日至十月一日，[illegible]階段，我軍先後攻克[illegible]、興城、綏中與義縣，並在高橋、塔山地區切斷了錦州與錦西的交通，完成了孤立錦州的計劃。

蔣介石為了援錦，於九月三十日飛北平，十月二日飛瀋陽，親自督促[illegible]。[illegible]統率[illegible]五個師由海運至錦西，會合錦西原來的四個師，共九個師，約九萬人，[illegible]；[illegible]瀋陽[illegible]廖耀湘[illegible]十一個師[illegible]，[illegible]企圖以此切斷我攻錦部隊後方的鐵路交通，圖解錦州之圍，同時策應長春的撤退。三、令[illegible]部六個師突圍，避免被殲。

（下接第三版）

工人在競賽運動中
發揮創造性提高產量質量

（本報訊）工業部各廠職工在生產競賽運動中，創造與改進了大批工具，使產品質量都得到很大提高。某廠模範工人[illegible]苦心研究設計，一人改造了五種工具，[illegible]發明了一種[illegible]器，[illegible]減少一道手續，使[illegible]具的開車增一把刀，[illegible]，大小[illegible]完全一致，成貨質量提高了百分之一[illegible]，[illegible]一彈，下貨；又把製某種產品的卡頭工具，由人力改成自動式，質量均勻，數量提高百分之三十。徐吉祥巧妙的[illegible]某種產品的[illegible]改[illegible]後，產量則增加[illegible]百分之三百。[illegible]一種產品的卡頭由三[illegible]為二[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一月要[illegible]一次，節省[illegible]，全[illegible]。李林春[illegible]了大[illegible]，[illegible]工具[illegible]件；[illegible]一人[illegible]了[illegible]，經過[illegible]外來貨。[illegible]

[illegible]，數量提高了百分之四百。[illegible]，[illegible]半小時。[illegible]能完成，[illegible]工人亦[illegible]四次都沒[illegible]成，[illegible]功等[illegible]。李金山、[illegible]合、[illegible]，[illegible]不成[illegible]，[illegible]水[illegible]一件[illegible]貨。[illegible]，七月中[illegible]成功，[illegible]

二分區在今年組織救災中
硫磺生產有很大發展
同時刺激了運輸及煤瓷業的發展

（二分區訊）分區生產會議總結一年來硫磺礦業的發展情況，會議認爲歷年來的硫磺生產，供給了軍火原料，而且給羣衆增加了很大的收入。今年在組織救災救死中，利用剩餘勞動力，使硫磺業得到飛躍的發展；並刺激了運輸、煤業、瓷業的發展。分區所屬河曲、偏關、河府三縣燒硫磺的火窰，以今春爲百分之百，邊區生產會議後，在工商局扶助領導下，到六月間已發展到百分之三百四十三點強，擁有工人二千七百四十五人。工商局大批定購，幫助推銷，預支給羣衆糧食、工具。河曲一縣即糶出小米八萬一千零二十九斤，黃油一千三百八十六斤，布四百四十疋，工具八十付，及派幹部帶着工人所需物品，大量收買硫磺。偏關也是如此做法。春耕與夏鋤間隙，河、偏關兩縣有一千多老幼婦孺參加揀砂子，計算參加硫磺生產的羣衆，獲利一百五十餘萬斤小米。河府三道溝農民劉三羊，背着不挪時，揀砂子除供三口人吃外，賺下一百萬元。河曲闊家墕貧農師三，被選爲工礦代表，今年除教別人技術二十多天外，賺下四大石小米，買下十七隻羊。該縣舖溝苗來害，因種籽困難不能安種，打短找不下營生，後來揀了十八天砂子，賺下一石多米，地也種上了。劉家源頭是二十九戶的小村，今春羣衆把樹皮和榆樹大部吃光了，參加了硫磺生產後，全村都有了吃的。硫磺發展後推動了運輸的發展：根據偏關窰頭、拾身崖、西溝、城關、郝家山五個村的調查，長期運輸硫磺的有二百七十三戶，毛驢二百四十四頭，騾子二十八頭；短期運輸硫磺的也和這個數目大致相同。每馱一百斤可獲毛利九十萬元。將大批硫磺運銷他地，換回糧食、布疋，僅偏關即從五分區換回糧食一千餘石，所以今夏偏關米價始終保持着每小斗十三萬元的標準。燒硫磺需大量煤炭，因而硫磺區煤工生活也提高了，在今年淡月中，每人每天能賺五六斤米。爲了供給燒硫磺，河曲楊子溝新開了一座煤窰。燒硫磺需用磁罐裝砂子，河曲楊家嶺原有兩座磁窰，又新修一座，硬地茆十盤罐子的磁業也動起來了。會議決定今冬至明春，在現有的基礎上，再發展四百二十九個燒硫磺火窰。爲了加强對硫磺業的組織領導，分區設專人負責領導硫磺生產，又糾正對礦窰不愛護、亂挖等現象。在羣衆自願原則下，組織合作經營，提高技術。對成品要有計劃的推銷，防止在買硫磺的人擁擠下摻假等不良現象。同時，教育工人節約，反對浪費，並可按具體情況照辦工人儲金合作社。河曲郝家溝、呂家窰，偏關劉村工人掏一天夠五天吃用，浪費很大，經常殺雞宰羊，連小米也不吃，光要吃大米，幹部應教育幫助他們作長期打算。（章彬、陳平）

靜樂冬季生產計劃
開辦油房粉房大量積肥
恢復工礦紡織組織運輸

（靜樂訊）爲打下明年大生產運動的基礎，本縣訂出冬季生產計劃，縣區準備抽出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精力領導，生產部門幹部一律下鄉，各行政村成立生產委員會，代表會及支部主要負責人必須直接參加，並吸收對生產熱心且有經驗的農民，以保證計劃的實現。具體計劃是：（一）大量積肥，準備農具，興修水利。由於抗戰中日寇的燒殺搶掠，牲畜大量減少，這是減少肥料的主要原因。據二區西莊園自然村的調查：抗戰前全村養騾、驢、牛、羊共六百二十個，現剩一百四十三個。因此全村一千二百四十一垧地，共減少肥料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馱（每馱一百廿斤），即是每垧地減少十二馱多糞。今冬根據羣衆購買力，發動大量買牲口，保護母畜，獎勵繁殖。再就是恢復油房、粉房，發動羣衆拾糞、漚肥。今年油料豐收，全縣計劃恢復九十七座油房。二區原計劃開十八座，現已開二十一座，超過三座。其他區亦可完成計劃數字。根據一百座油房計算，每座平均榨三個月，每月平均十五榨，每榨平均產油七十五斤，全縣可產油卅三萬七千五百斤。除全縣消費一部外，可有十五萬斤出口。同時能用麻籽一百八十萬斤，增加不少肥料。粉房也正在恢復，僅二區即已恢復十三座，連同原有的七座，現共二十座。粉渣可喂猪，又能頂肥料。農民方面，除工商局向外購買一部外，並發動羣衆自買。其次，組織羣衆[illegible]、[illegible]，準備明春廟會上出售調劑。此外，今冬至明春選擇五區河[illegible]村爲實驗區域，開一里長的石壩一道，引汾水灌溉該村所有坪地。如試驗成功，將逐漸推廣，同時提倡普遍的興修小型水利。（二）恢復與發展工礦業以及家庭副業。全縣現有煤窰四十二座，又季工代會後，窰權大部確定，生產情緒安定。今冬準備恢復和新開九座，全縣爭取每年總產量達五千萬斤以上。關於紡織業，自土改以來，領導上對紡織工作重視不夠，同時因左偏的影響，所以各村紡織大部停頓。如二區廣善村有土改前全村有快機八架，紡車六十七架，現在多半停頓。以上情況，今冬計劃是：（一）[illegible]有紡織基礎的村莊，普遍進行恢復。（二）[illegible]備縣區婦女部幹部，加强領導，同時有計劃的發展。（三）[illegible]召集紡織積極分子和紡織訓班受過訓的婦女開座談會，檢查發現問題，回去開展紡織。（四）工商局準備足夠的棉花及一部份工具，供應紡婦，貧苦紡婦可暫時貸給。[illegible]了給[illegible]油、煤，推銷各地物產，交流各地物資，組織羣衆跑運輸，六區跑[illegible]城棉花、布，三區跑忻縣，換布。另外[illegible]

朔縣五區群衆
熱烈招待傷病員

（朔縣訊）綏東戰役勝利展開後，大大鼓舞了後方羣衆的支前熱情，爲了更好的招待過往傷病員，五區成立了傷病員招待站，下設招待、轉運、總務股，分工負責。分配房子、收發糧食等。婦女們也組織了婦女小組，每天輪流着招待傷病員，輪上那一組時，就到站上去，[illegible]

[illegible]長，一直很照護傷員，[illegible]開水喂飯。[illegible]的女人是抗[illegible]，天忙着給[illegible]水喂飯，[illegible]乾淨的被[illegible]們也[illegible]小組[illegible]婦女[illegible]招待[illegible]羣衆更把[illegible]，[illegible]都準備齊全[illegible]下來，住在[illegible]誰就自[illegible]各村的擔架[illegible]

[illegible]了，馬上就集中起來，各村羣衆每天都有拿上慰勞品到轉運站慰勞的，[illegible]七百多個雞蛋、十多隻雞、粉麵一百多斤、白麵二十餘斤[illegible]（楊鴻文、趙[illegible]）

左雲四區羣衆熱烈勞軍

（左雲訊）四區羣衆熱烈勞軍，[illegible]

建議重視報紙發行工作

編輯部同志：

我從河津來後，不易看到報紙，到三區公所借報，看到桌子上[illegible]

讀者　英史

去年冬天保德發價運粮的經驗

安法孝

去年冬天，邊區糧食局動員羣衆從河曲岢嵐向保德一區轉運公糧，專署決採用按路程、重量發運費辦法，代替軍勤動員辦法，三個月中（中間有間斷），轉運一萬零七百多石。事實證明：這種新辦法比軍勤動員辦法好。現將保德方面的辦法及經驗簡述如下：

多運粮，少開支

（一）以沙泉到東關發運費例：河曲沙泉距保德東關七十里，每百斤發運費十二斤米，牲口另加兩夜的谷草，後改爲米十斤、九斤、七斤，草仍舊。平均按八斤計算，牛馱一百五十斤，發草二十斤，折米二斤（按當時市價），每百斤合小米一斤七兩，總計每百斤發運費合小米九斤七兩。

與軍勤動員辦法比較：如非臨大及長期軍勤任務，需按日供給人的伙食，牲口的草料，往來一百四十里，及裝糧多需時至少兩天半。每人一日斤半小米，兩天半爲三斤十二兩；每條牛一日料三斤，兩天半爲七斤半，折小米三斤十二兩；牛草每日十斤，兩天半爲二十五斤，折米二斤半；共小米十斤，服一勤的牛只馱一百二十斤，每百斤供給量爲小米十一斤五兩多。

但在實際上，發運費辦法，除牛馱增加爲一百五十斤外，跟牛的人還揹的五十斤，因此比軍勤動員辦法，能節省開支或者相等。總計從沙泉往東關運粮九八一·八七四斤，共付運費折米八四·五五五斤，平均每百斤運費爲八斤九兩多，比動用軍勤少開支二斤十二兩。

避免浪費減輕負担

（二）更重要的是，按路程、重量、發運費，羣衆出於自願的運輸，其積極性責任心就大大提高，共運輸力比動員軍勤辦法一般的增加半倍多（一二〇斤比二〇〇斤）；早出發，晚住宿，運輸速度也增加了。軍勤辦法中常發生的延到，少馱等偷關應付現象，及因軍勤負担繁重，負担不公，產生的賣牲口以及其他不良效果都避免了。而且因爲是自願性質，可以動員範圍縮小，把運輸附近村莊（當時多是距運輸線二十里以內的）的羣衆，當時大量的動員起來（甚至婦女、少年也有揹粮的），可少跑空路，可以順路在家住宿吃飯，節省民力，能很快的完成任務。如用軍勤動員辦法，爲使負担平衡，就不能把軍勤負担集中在一部份村莊，而必須把動員範圍擴大，那些距運輸線較遠的村莊羣衆（一定有大部份在三、四十里以外），就得多跑空路，往返浪費民力。

挽救了災荒，保護住牲畜

（三）運粮任務，對於挽救當時災荒及保護牲畜起了很大作用。當時一區各村，災荒嚴重，一般羣衆在冬天即缺乏吃的，草料更缺，靠運輸爲生的脚戶，沒有可運的東西，或無利可圖，因此農民的耕牛及脚戶的驢騾，因草料缺乏，有殺賣及乏死的危險。（郭家溝村出賣驢騾二十六頭，乏死十數頭）。運粮任務提出後，就決定優先准許一區羣衆運輸，這樣就相當的挽救了當時的饑荒，牲畜保護住了，有好多羣衆是靠所得運費小米維持全家生活的。總計農閒三個月中（中間有間斷）保德共得運費折合小米約六百石（主要爲一區羣衆所得），榮家溝行政村共得運費僅小米爲八十石。

組織回脚，群衆賺利

（四）運費及餘糧計算：一牛一人，馱糧二百斤，平均得運費小米十六斤，草二十斤。當時因運輸人多，不能隨到隨裝隨交，須停候一時，當時往來一趟最多爲三天，在路上吃飯一天，在家吃飯一天，三天最多吃小米四斤，牛吃料九斤，合小米四斤半，自己貼一夜牛草十斤，合小米一斤，共消費九斤半，自貼六斤半。當時工商局在沙泉設發站，運輸牲口可從距沙泉四十里的榮家溝的發站，給發站賺一夜的草料來，因此在當時災荒嚴重，糧草高貴運輸無出路的情況下，羣衆是有利的（在一般情況下須酌情增加運費）。

手續簡便，組織精密

（五）組織辦法：由村政府組織自願運糧的羣衆，以自然村爲單位編爲一組或幾組，指定（或由小組推選）富有責任心的羣衆當組長，帶上村政府的介紹信，直接到糧站發糧，發糧站臨時收發票交由組長帶回，交收糧站，然後將收據由組長帶回，交發糧站。最後一次的收據須由收糧站直接交回。這種簡便辦法，也未發生弊端，中途發現有三個羣衆摻石頭沙子的現象（中途回家時摻的），發現後即加以批評處罰，扣[illegible]

收發站應注意事項

（六）政府及發站應注意的事項：接站人員必須自己辛苦一些，作到不論早晚，隨時接收，不要讓羣衆多等待，必要時可臨時增加工作人員[illegible]

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農業
蘇聯部長會議頒發重要決定

——創造森林防護帶，實行農作物與牧草輪作制，建造池塘與蓄水池，保證蘇聯歐洲部分草原與森林草原地帶年年豐收。——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塔斯社報導：蘇聯部長會議及聯共中央根據斯大林的建議，於十月二十四日頒發一項對社會主義農業進一步發展有特別重要意義的決定——「關於創建森林防護帶、實行農作物與牧草輪種制、建造池塘與蓄水池，保證蘇聯歐洲部分草原與森林草原地帶年年豐收的計劃」。

蘇聯歐洲部分草原與森林草原地帶幅員廣闊，土壤肥沃，向來是全國最大的農業區，是蘇聯最重要的穀倉。但週期性的乾旱與來自中亞細亞沙漠地帶的熱風，常使農業遭受嚴重災害。幾百年以來，科學家們一直在研究征服旱災的辦法。雖然優秀的俄羅斯科學家們創造了一種可以抵抗天災的耕作制，但在地主資本家的舊制度下，在小規模的、個個耕作的條件下，旱災是無法征服的。過去每隔兩三年，這一地帶的農業就要遭受一次難以估計的損失。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日益增長的經濟威力、和集體農場制度的生命力，在歷史上第一次創造了改造自然，征服旱災、爭取年年豐收的決定性的條件。

蘇聯部長會議及聯共中央所通過的上述決定，要訂出使這一地帶走向完全地與最後地戰勝旱災的計劃。決定中規定：這一地帶的一切國家農場與集體農場（僅集體農場即達八萬個），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必須有系統地在大規模地，實行以卓越俄羅斯科學家多庫查耶夫、科斯蒂切夫及威廉士學術爲基礎的農作制——「農作物與牧草輪種制」。這種農作制的內容包括下列各項：在分水嶺的兩側、在窪定種植各種不同作物的農田周圍，在實行農作物與牧草輪種的農田周圍，在在溝壑和山谷的斜坡上，在河岸與湖岸上，在池塘與蓄水池的周圍，植造防護森林；在沙地上造林；適當地組織農田，實行農作與牧草輪種及合理地利用土地的方法，適當地耕種土壤和栽種農作物方法，以及適當地使用有機肥料和礦物肥料的方法；播種適合當地條件的、而日產量高的選種；以各地水源爲基礎，建造池塘和蓄水池，發展灌溉。上述各種方法結合在一起，將是征服旱災、改進農業的可靠武器；可以保護農作物和土壤，防止熱風的侵襲，改善水量的調節和氣候，增加土壤的肥沃程度，可以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保證年年的更豐收，並爲畜牧提供充足的飼料。爲了完成上述防止熱風侵襲的任務，決定規定了一個在農業史上空前巨大的計劃。該計劃規定在十五年內創建八條主要的國有森林防護帶，包括沿烏拉爾河兩岸的平行的六條，沿伏爾加河、頓河、各一條。每條寬六十公尺至一百公尺，長九百餘公里至一千餘公里。如將現有的國有森林防護帶首尾連接起來，共長一萬八千公里（即三萬六千華里），總面積將達十一萬七千九百公頃。同時，按照在集體農場與國家農場田地周圍植造防護森林的特別龐大的計劃，要在十五年內植造的防護森林，總面積將達五百七十萬零九千公頃（約合九千一百三十餘萬市畝，大於華北解放區全部耕地面積的一半）。決定中又規定：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年的七年間，這一地帶的集體農場要建造四萬一千三百個蓄水池，國家農場要建造將近三千個蓄水池，以便發展良好的灌溉。

予偷襲傅匪當頭一棒！
我軍在定縣安國地區
包圍擊潰鄂匪騎兵

（新華社華北三十日電）企圖偷襲石家莊的傅匪騎兵一部，今晨在定縣東南、唐河南岸被我軍擊潰。傅匪九十四軍一二一師、五師，新二軍暫三十二師及鄂匪友三之騎十二旅與劉春芳之新騎四師二十八日由保定南犯，三十日晨至定縣地區，其先頭部隊鄂匪友三之騎兵一部於二十九日先後在定縣、安國間地區渡過唐河，當被我軍包圍擊潰，殘匪向東北方向逃竄。傅匪所到之處搶殺搶掠，殘暴異常。保石綫及其附近人民現正奮起殺敵。十餘縣地區民兵游擊隊現已動員起來，積極配合正規軍作戰。

解放軍捷報頻傳聲中
蔣賊担心匪窠安全
慌忙下令長江設防

（新華社陝北三十一日電）據各方報導：在人民解放軍各戰場捷報頻傳之際，蔣匪介石一面倉皇飛赴北平指揮越來越糟的軍事；一面又担心其後方匪窠的安全，慌忙下令在長江設防。據合衆社南京二十二日電引「可靠方面」消息報導，蔣介石在北平臨時總部以無線電發出的一命令，規定漢口至長江入海處一綫，劃爲九個防區，每段以八艘軍艦及若干汽艇晝夜巡邏。國民黨軍隊「現正佈署從鄭州到武昌各戰略據點」。又訊：作爲國民黨心臟的南京，「城內外已設置了一連串的新地堡和障礙物。」現在國民黨手裏的其他城市，也是一樣的恐慌萬狀，濟南解放後，困踞青島一隅的國民黨匪帮惶惶自危，不可終日。敵十一綏靖公署派出大批特務，嚴密市民言論濟南戰事，並下令實行五戶聯坐，具保切結，暴行戶口大清查，限期登抓壯丁二萬。青島偽市議會議長李代芳驚呼：「唇亡齒寒，昌、濰、濟南就是青島的前車之鑑。」人民解放軍蕩北大捷後，西安蔣胡匪帮日益恐慌。胡匪私邸所在地的西倉門，每天下午即戒嚴禁止行人。城西郊小雁塔敵設警備撤入新城，新城東趕修城內飛機場；並在西關外的飛機場增修三座碉堡。新城以內的舊城亦準備拆去民房，修築機場。西安城內滿佈準備巷戰用的伏地堡。作爲西安衛護的臨潼、咸陽等地，國民黨更強迫民伕及隴海鐵路工人，趕修防禦工事。鑒於人民解放軍屢次攻堅勝利的事實，修工事的民伕編謠諷刺說：「黃河都擋不住解放軍，修工事還能擋得住！」

鄭州秩序
迅速恢復

（新華社鄭州三十日電）中原重鎮鄭州秩序迅速恢復。成羣市民齊集街頭，熱烈歡迎入城解放軍。當他們聽到我工作人員講解民主政府的城市政策時，歡呼聲和掌聲經久不息。隨軍入城的軍管會即發出安民布告，並展開恢復工作。全市大小商店和工廠開工。已經復課的有許多中、小學校也即照課，電影院、劇院均照常開演。

豫北我軍又一勝利
新鄉西殲敵一千六百

（新華社豫北前綫三十日電）豫北人民解放軍一部，二十四日於新鄉以西五十里獲嘉西南之小吳村，將匪四十軍二十九師一一五團全部殲滅。據初步統計，斃傷俘匪一千六百餘人。詳細戰果正清查中。

秋季攻勢現勢

（上接第一版）

但是蔣介石這一計劃又破產了。十月九日我軍開始攻擊錦州外圍，十四日發起攻城，只經過三十一小時的激戰，就佔領了這個國民黨經營了一年多的「永久設防」城市，全殲城內守敵七個師及其他部隊，生擒范漢傑。所謂錦西的援軍，雖然在十四日錦州最危急時，曾以五個師兵力猛攻高橋、塔山地區，但在我們部隊的堅決抗擊下，都被打回去了。現在錦葫地區的十一個師敵軍，現正陷於錦西至葫蘆島間狹窄的陣地上，處於背海作戰的危險地位。至於由瀋陽西出的敵軍，至錦州失守時還只徘徊於彰武、新立屯一帶。長春敵軍至錦州失守時還不敢突圍。十四日我軍對錦州發起總攻時，蔣介石當夜又由南京倉皇飛瀋。據傳：蔣介石在十月二日飛瀋時，曾對他的高級將領說過：如果錦州失守，我將不再見你們。但是他於十五日卻不得不在瀋陽坐視錦州的失陷。他在慌忙中下令鄭洞國立即自長春突圍，但是長春的敵軍已經接受了濟南與錦州的教訓，他們已知道了吳化文與王耀武、范漢傑兩種不同的出路，他們已不接受蔣介石的命令行事了。十七日六十軍軍長曾澤生將軍率六十軍二萬人起義，十九日蔣賊嫡系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鄭洞國率新七軍三個師及其他各部投降。至此以後，瀋陽地區的蔣軍主力就處於被我軍殲擊的境地。

至發稿時止，由瀋陽西進至遼西黑山、北鎮、打虎山地區的廖耀湘兵團五個軍十二個師，已被我軍包圍和擊潰，俘敵數萬。（按該敵已於二十八日晨全部被我殲滅，瀋陽東北之鐵嶺、以西之新民已均被我軍攻克，[illegible]我各路大軍正向瀋陽急進中。）東北我軍，現正舉行全綫進攻，爲殲滅東北全部蔣軍而戰。

[illegible]一在平綏綫，一在太原。

（三）[illegible]解放了綏遠與察哈爾的大部地區，[illegible]攻城的準備。

傅匪作義在我秋季攻勢開始時，共有十一個軍四十個師，主要分佈於唐山、天津、北平、保定、承德、張家口之間，他的綫上和綫的後方，大體上還保持比較完整的統治，平綏綫和[illegible]可通車。過去在我攻擊時，尚能利用其比較便利的交通條件，抽出其大部分的兵力，實行所謂「機動防禦」。但在我軍秋季攻勢以後，傅匪這些情況已經變了。

華北解放軍一部於九月初在北平以北地區，積極活動，吸引着傅匪[illegible]主力軍，同時另部解放軍於九月二十四日起對平綏路西段發動攻勢，數日之內連克集寧、豐鎮、涼城、和林、清水河五城，使大同孤立，使歸綏、包頭與傅作義主力完全失去聯繫。傅作義發覺我軍西擊之後，立刻抽調北平以北地區兩個主力軍及其他部隊共九個師約五萬人的兵力西援，九月三十日重佔集寧[illegible]。平北我軍乘傅匪嫡系主力三十五軍與暫四軍西援之際，乃於九月二十六日對平綏路東段發起進攻，一[illegible]先後攻入察北之[illegible]、沽源、商都，和[illegible]。十月九日起，又在北平與宣化之間數處切[illegible]，直[illegible]張家口。我軍在察南的攻勢，並將[illegible]於平張綫上。[illegible]

在此期間，平保綫我軍在十月九日至十四日，先後攻克徐水、定興、固安、新城四城。察南我軍，在十九日[illegible]

（四）

西北解放軍於十月六日至十三日八天之內，在陝中進行兩次勝利的作戰，給胡宗南匪帮的機動主力之[illegible]

（五）

中原方面，秋季攻勢正在開始。隴海路東段敵軍因濟南失守，蔣介石恐徐州被威脅，[illegible]

（新華社陝北電）

順順參軍

鐵嵐

「我先報名……」「替我也記上個名字……」在一陣熱烈的報名聲中，代表會開完了。辛老十提着他的煙袋，興奮的向自己的家裏走去，邊走邊想着：「我的兒報了名，這眞是光榮的事啊！」心裏盤算着打發他兒參軍走的種種大事情，在滿刻縐紋的臉上，不時的浮着微笑。一陣子就回到了自己的家。

他老婆已睡下了，聽見他回來，就翻了個身問道：「開完會了，又是鬧甚麼來？」

「我給咱順順報了名了！」老十興奮地回答着。

「報了甚名了？」

「哈！我叫他給咱打閻錫山去！」

「哎呀！你這是瘋了？」他老婆一翻身坐起來：「我就這一個獨苗苗，你是不叫我活啦！你想當，你去當，我的娃，我就不叫去……！」她說時兩隻細而小的眼睛含着淚珠，厚嘴唇嘟囔着。

「代表們都帶頭報，咱比他們少甚？——打閻錫山，你說，不該打？」老十激動的說。

「不行！打閻錫山！……閻錫山早打遠了，不出了——反正我那娃娃不能去……！」

倆人都沉默了。老十家[illegible]一滅仍舊倒，她心裏像亂麻一樣，翻來覆去地想：「不打閻錫山活不成，可是……」

對面南小房裏傳出順順家媳婦低低的咳嗽聲，她也聽見老倆口爭吵的事情了。

第二天早飯後，順順在他[illegible]家接到他娘託人悄悄捎來的話，大意是：村裏勸你當兵哩，你爹給你報了名，娘可捨不得你去，你趕快出外躲一躲吧……。順順聽了這想道：「參軍嘛，怕甚！不知道村裏報名的人多不多？」病在炕上的外祖母聽了這個消息後，就對他嘟嘟囔囔的說：

「你到口外躲上幾天吧！順順！你要當了兵，就把你娘的命要了！你媳婦又年輕，不會管家，一家人家非撒散不行！」

順順嗯嗯的答應了兩聲，腦子裏一時拿不定主意：「參了軍，家裏娘女人一鋪攤……；躲出去，多丟人！共產黨對咱的好處也不少吧，咱不打閻錫山叫誰打？！去！」

他扭過頭對他外祖母說：「姥娘！我出街上問詢問詢。」說着身子已出了院裏。

他出了大門，一溜煙向自己的村子奔去，兩村相隔不過五里地。他低着頭只顧走，突然耳朵裏聽得一「順順！順順！」叫了兩聲，熟悉的聲音使他抬頭一看，他娘像瘋了一樣從對面撲過來，一把手把順順拉到路旁，又急又氣地問：

「……你怎呀？順順！」

「參……軍……！你走怎呀……」一一快算了吧！我不能讓你去，你走了娘怎呀？……」她不禁哭了。

「怎？閻錫山不用打了？」順順驚奇地問。

「打是要打，就是你不能去，等上二年，我還想抱抱小孫孫哩！——打閻錫山，兵多哩，不差你一個！」

「村裏誰還去？」

「誰還去？」她用袖子把眼淚揩了一下：「……嗯……管他誰去誰不去……」

「我出去看看！」順順提起腿來就要走，他娘一把拉住死也不放：

「和你老子一樣樣的不講話，你要我的命呀，……順順！」她的聲音嘶啞着，眼淚又流出來！

「眞麻煩！」順順[illegible]不過生氣地說：「娘！快不要哭了，你說怎呀？」

「你快到你姐家躲上些時，出口外找你表兄去吧；管它！躲上幾天，供了嘴，打開省城（太原）以後，不用兵了，你再回來受苦……」。

順順看着娘這樣慈愛他的情景，便也有些捨不下娘，於是就聽了他娘的話。第二天一早他從他姐姐家帶了七八天的乾糧，帶了個舊草帽，向北奔去。

他不敢走大路，只好繞着走，走之了，在野地裏[illegible]，水也很難找到。三天以後，走到黃河岸，天旱水淺，倒容易渡過。一過河，北岸緊靠着大山。順順是平川人，沒嚐過山上的滋味，多[illegible]不見一個村子；一不小心，一脚尖就會碰在石頭上，高一步低一步，走的兩腿酸疼，身子疲倦，眞[illegible]受是一次大雨的沖洗，眞是酸、苦、辣，心裏說不出的個不好活！一天下午，他坐在路旁樹蔭下一面吃乾糧一面想着：

「還不是鬼迷了心嗎？當上個解放軍多光榮！那年二喜子參軍時，全村人都歡送；打運城時他立了功，家裏還送回一功臣喜報，一家人多高興哩！咱還是嘛了個甚？……」順順呆呆地沉思着，心酸的幾乎要下淚。

「還是閻匪害咱！唉！[illegible]怨我那個灰娘，——又丟人，又勞氣，像[illegible]子一樣，不敢見人，還到底是鬧了甚麼？……」他想起快[illegible]，猛地爬起來，西面的太陽已經離山頭很近了。他走上了來時的原路，放心的走，他已下決心要往回走了。一口氣走了約三四里，忽然一個思想又湧着他的腦子裏來：

「回去也落不下個好名聲了！一倒，小小，娘和女人又哭又叫……怎辦呢？」他突然站住，兩隻大眼睜着向下在看了兒，一轉也不轉……。接着他嘆了一聲，摸[illegible]坐在地上。

「這[illegible]狗頭[illegible]在門縫裏了！——進不能進，退不能退……唉……！……」

忽然從下邊上來個二十多歲的後生，他走到順順身邊，揩轉了頭仔細一看，「呀」了一聲：

「順順！你是順順吧？」

順順這時才發覺他面前站定了一個人，這個人正是去年躲兵逃到口外去——他的姨兄毛虎子。

「你[illegible]兵跑出來[illegible]吧？」毛虎子一看他[illegible]樣子就猜到這樣問他。

順順站起身來，拉住毛虎子的[illegible]轉了一陣，[illegible]下頭，順順才把躲兵的經過說了一遍。

「順順！你打錯主意了！」毛虎子說：「回去吧！當解放軍參軍光彩哩，一天打勝仗，老百姓又都好，錯到口外，唉！死路一條！——咱們一道走一邊說吧。」

毛虎子是去年秋天因爲勸參軍跑到口外的。出去後，在下圍打雜工地方，但今年卻又被傳作幾的隊伍抓去當了兵。

在閻匪軍裏，平時受那不用說，有一次，毛虎子還差點沒有十五個弟兄，因衝鋒慢了一步，被「督戰隊」用機槍完全打死在戰場上。那時毛虎子只得低下一[illegible]子，自己還不知道。他幾次想開小差，但又怕被抓回來，他曾看見一個逃兵被抓回來後，綁在樹上，用剃刀當着[illegible]子剮死，死後還把心肝給了[illegible]！但他想起那些可怕的事情，就想起快開小差，[illegible]在一天夜裏[illegible]時的[illegible]，[illegible]過來，用力打他，他卻[illegible]的一個兒，一下往[illegible]溝裏滾去，一條丈[illegible]的溝，毛虎子[illegible]着頭滾下去，隨着下來的[illegible]幾[illegible]大的石頭，[illegible]都有[illegible]在身上來，就是腿被碰斷一些，腰疾得很，但他忍着[illegible]，在溝裏不動，一直等到天[illegible]才往回走。到了一個小村，給[illegible]鄉[illegible]了好參好話，[illegible]了一[illegible]衣服回來。

毛虎子也很簡單的向順順介紹了一下他的經過後，又說：「傳作[illegible]在的地方，就是十八層地獄，我[illegible]三天三夜也說不完；等回去咱慢慢說吧。」

「你可千萬不要往口外了，句不好聽的話，那是送死哩！我前天我到咱們區政府，我要的[illegible]，[illegible]了，區政府給我開上路條，[illegible]了七天的[illegible]，叫我回家——你要是不上我，往前走，再不了兩天，就不忘[illegible]……！」

順順「嗯」了幾聲說：「二哥！不是我[illegible]，[illegible]也不來；早我家沒有共產黨救[illegible]，早就[illegible]了！今年[illegible]淨，[illegible]咱刀得一乾二淨，[illegible]政府[illegible]咱一部分糧食，人也[illegible]地[illegible]下——啊！二哥！[illegible]發了，就是……丟人的[illegible]！……」

毛虎子[illegible]笑說：「丟甚人哩，一時[illegible]，不知錯，[illegible]

[illegible]

順順[illegible]，[illegible]女人、[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都[illegible]

毛虎子[illegible]順順[illegible]回村[illegible]

[illegible]

的話：「[illegible]以爲打完閻錫山就完了，[illegible]有[illegible]介石[illegible]！」比[illegible]毛虎子[illegible]

[illegible]咱們自己的[illegible]，不能叫[illegible]上槍殺咱[illegible]

[illegible]

「沒甚！」老十說了話：

「咱[illegible]上[illegible]代表，不用！——這[illegible]

[illegible]參軍的村人民[illegible]

[illegible]

身後的勞動人民！

十月二十六日完稿於[illegible]

白老虎連

——錦州戰鬥通訊——

白老虎屯，錦州城北五里的高地。白老虎屯戰鬥是攻克錦州之役外圍戰中的一個異常激烈的戰門。某部某連三十七個勇士以英勇堅決的戰鬥，堅持白老虎陣地，抗擊一個多團的敵人，勝利地完成了任務，榮獲「白老虎連」的稱號。

上月二十五日，解放軍某部一連奉命佔領了白老虎屯[illegible]相距約一百二十公尺的山頭，監視由錦州出援的敵人。二十六日拂曉，敵人以兩個團的兵力反撲過來，爭奪高地，在大砲、飛機掩護下，向山上猛攻。勇士們沉着地據守山頭，把敵人的一次一次衝鋒都打得落花流水。敵屍一堆堆地滾下山去。敵人在五、六次攻山慘敗後，就在五輛坦克掩護下，投入全部兵力，湧入了兩面山頭，分別包圍起來了。頑徒們狂喊地叫着「交槍！」向山路猛撲。勇士們沉着地以猛烈的機槍火力和手榴彈迎擊着，先後殺傷敵人一部以上。

在連長陳學良和指導員田廣文所在的山頭上，全部戰鬥員和勤雜人員共一十七人。敵人以一個團多的兵力猛攻着。黃昏，他們一面組織了一下戰鬥，逐步撤入了山下的一個小院落內堅守。瘋狂的敵人向小院落緊緊包圍，砲火機槍亂響着房子，敵人的坦克也開到了院牆，[illegible]見，加緊急」。在這時候，指導員首先燒毀了一切文件，把才[illegible]得津貼[illegible]也[illegible]燒掉；連長[illegible]的心愛的手錶摔毀了；[illegible]，因[illegible]有了[illegible]彈，也把各件部了；司號員[illegible]毀了自己的軍號。大家決心打完[illegible]後一顆子彈，不應敵人拿去一點東西。[illegible]人無限的興奮的，是勇士們[illegible]：「[illegible]爲[illegible]介石賣命眞[illegible]恥！我們死也不[illegible]繳槍！我們一顆手榴彈也要留在！」

激烈的戰鬥繼續着，[illegible]，幾乎[illegible]也[illegible]不出。但勇士們的[illegible]越[illegible]越高，槍[illegible]熱了，他們就用尿澆。勇士們一面打着，一面高唱雄壯的人民解放軍的歌。

戰鬥持續了二十多個鐘頭。在勇士們的英勇[illegible]神面前，敵人無可奈何，不敢亂闖。晚上，三十七個勇士以任務達成，奉命轉移，勝利地突出了重圍。（新華社錦州前線電）